

#815.2
316

致遠人書

田家河月

第六回

末路堪悲女兒多不幸

癡情難慰君子自好迷

且說王明春剛剛送走徐素秋。那聽差忽然飛跑出來。叫道：「少爺千萬別走。太太請你快去。」王明春不曉嬌母叫自己何事。當時吃了一驚。急忙答應着。跑到上房來。那王太太鐵青着面孔。氣呼呼的坐着正在發怔。見王明春進來。劈頭先罵道：「明春。你看見表妹沒有。她真是個喪氣鬼。清早起來。也不管人家忌諱。到來叫起了我哭哭啼啼。說甚麼母親死了。要我幫忙。死了就死了罷。弄個棺材抬出。也就罷了。何必又來我們家囉唆。我真是又膩又煩。下回她再來。我已告訴聽差。不能再見她了。」王明春見嬌母叫進自己來。却是爲發牢騷。自己聽着雖不順耳。可是也不敢直言冒撞。因陪笑道：「表妹年歲尚小。還是小孩子。嬌母何必與她一般見識。她死了母親的確也很困難。嬌母不幫她。誰還幫她忙呢。」王太太聽他說話。雖有點替徐素秋開脫。但尚可差強人意。氣就壓下一點。轉怒爲笑道：「明春。我們不提喪氣話了。今天有一件大喜的事。還要和你說。趁你早起未出去。和你談一談。你的親事。快定規了。」王明春聽到這裏。方知王太太叫自己進來意思。並不單純。附帶着還有事。但是聽說是自己的親事。快定規。又不由一怔。忙問這是怎麼回事。請嬌母快說出來。王太太哈哈一笑道：「你歲數也不小了。難道還像小孩子這樣害羞麼。你的親事。快要當了。你叔叔來信。已有幾分贊成。她是大滿女子中學的學生。教會辦的學校。說得一口好英文。張公館的小姐張美麗家裏和我們一樣。也是大公司的經理。」王明春聽明白以後。這樁事突如其來。到沒了辦法。因笑道：「嬌母也是一個半維新的人物。甚麼不知道。現在

已然不像從前那樣野蠻。買賣式的婚制。凡事均須公開。那張小姐是甚麼模樣。我做夢也未看見過。如何能行呢。」王太太見他。以未見過爲辭。自己早就準備妥當。並不在意。笑道：「你自己不留心。她近來也來過我們家。你沒有看見。如今我拿她的像片來。她長得這樣的俏麗。身段又是苗條。頭髮黑黑的。你自己看了。包你稱心合意。」說着。王太太走進去。拿了一張很精緻。同生照像館照的弧光像片來。笑道：「你自己看看。人家小姐才時髦。照像必要到同生家裏的像片。一大堆一大堆。這是我要了來的。」王明春見嬌母如此高興。自己也祇得忍耐着。取來像片一看。那張美麗小姐。倒是一位時代化的小姐。典型。長長的旗袍。玉立亭亭的身材。燙頭髮。鬢角還插着幾朵珠花。手裏拈着一朵玫瑰花。側身站着微笑。那派頭與風韻極和錢鶯麗相仿。王明春看了。自己一笑拋開。說道：「這位就是張美麗小姐了。我倒沒有見過。一些不認得呢。」王太太見他看完像片。態度很是冷淡。自己仍不死心。拿起像片。自己又看了看。笑道：「哦。是了。你嫌這是一張像片。不是她本人。看不十分真切。是不是呢。那更好辦了。過兩天我請她來。看戲吃飯。約你們一起見見。教你仔細看一看。」王明春也不好說好。也不好說不好。祇對着王太太微微一笑。說道：「那過幾天再說。我要到公司去了。」王太太掄指一算。說道：「何必過幾天。就是明天。看開明夜戲。梅蘭芳又唱了。」王明春含含糊糊的應了一聲。退出身來。這件事各在旁的時日。還可有商量之餘地。今天不曉緣何。腦海裏一些印象竟不留出來。惦記着表妹徐素秋。急忙趕到棺材鋪。看一具上等棺材。又付去三百多元。令他們送到徐宅。王明春去到公司。辦了一天的公。傍晚時分。自己換一身素淨西裝。臂纏一條黑紗。趕到徐宅來。那徐宅業已經棚高搭。門前停着幾輛洋車。出來進去。不斷有那窮親戚朋友來弔祭。王明春進了大門。一看。上房門戶早已打穿。門外階下搭了一座月台。台上正具棺材。徐太太業已入了殮。停放。在月台上。棺材前面擺着香爐蠟盞。兩隻白蠟的火燭。迎風

搖曳。香案前正熊熊作光。焚化着一堆紙鏹。月台旁邊。疏疏落落。坐着幾位穿白帶素。窮親戚朋友。在那裏談天。所議論的。也無非這棚喪事。王明春看罷這一幕淒涼景況。又想起那徐太太。從小時對自己的好處。不禁淚落兩行。叫着老太太。跑上月臺上。站在棺材旁邊痛哭。那旁邊早有親友們。上來勸他止慟。徐素秋跪在靈幃之內。見是表哥來了。他陪着他落淚。放聲大哭。王明春哭了一場。免不得躬身下拜。叩了四個頭。由親友他陪着。也在月台旁邊一坐。拭一拭眼淚。和親友尚未說過幾句話。那徐宅的張媽。穿着一件白素的孝衣。由上房裏走出來。叫道：「表少爺。小姐。請你進屋去坐。要和你說話呢。」王明春也正要看看表妹。給張媽一讓。就隨着她走進上房來。那徐素秋披麻挂孝。穿一件粗白布大孝袍。看見王明春。又躬下身去。叩了一個頭。唏噓着道：「表哥。累你看棺材。化了好多錢。我現在謝謝你。」王明春自然謙虛兩句。說道：「我應當孝敬老太太。不足挂齒。表妹這一切。全辦妥當了。」徐素秋說完了。又掩面噓泣。還是那張媽代答道：「表少爺放心。全辦好了。世界上的事。一有錢。大家誰不會辦呢。」說着。倒過一杯茶。遞過一支香烟。請王明春坐下。王明春一看徐素秋。一張白白淨淨的臉。哭得淚影婆娑。站在當地。委委屈屈的好似一朵帶雨的梨花。自己心上很替她難過。說道：「表妹不必傷感。人是已經死了。馬能夠復活。湊合把事辦完。就沒有事了。」那徐素秋給他一勸。愈發勾起心上的傷感。抽噎着哭了幾聲。說道：「表哥大恩。我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來。這一回我母親死掉。若不是你。簡直抬不到坎地。」王明春自然陪她落幾滴眼淚。勸了一勸。那外面的親戚朋友。又報聲客來。有人在棺材旁邊。號啕大哭。徐素秋趕快又出去跪下。酬應那些位朋友。這位客人哭聲剛止。外面又喊客來。祇聽一位女人的嬌嫩的喉嚨。一口一句。哭着伯母進來。到月台上哭的聲音更大了。一種尖銳聲音。刺人家的耳鼓。勸也勸不住。王明春一聽這種情形。以爲必是徐素秋的普通女同學。自己在屋裏吸烟吃茶。絲毫未加注意。不料那張媽

一掀窗簾。看看外面。却笑道。「噯。原來是馮小姐來了。還帶着一位女同學。這應當讓進來坐。」說着。她已聳身跑出去了。王明春一聽是馮小姐。心說這莫不是馮荔麗來了。便自己也掀窗簾一看。登時大吃一驚。原來那位馮小姐。雖然正是馮荔麗。可是那位跟她一起來的。却正是錢麗鶯。她兩個不知如何。居然湊到一起了。王明春縮在屋裏。想躲也躲不開。那馮荔麗和錢麗鶯。禁不住張媽之讓。兩讓。却已一前一後的走進來了。馮荔麗是先進來的。一見王明春。她也奇怪道。「密斯忒王。你也來了。我們倒巧哇。我不等到伴宿。也不等送三。今天就都來了。王明春祇好敷衍她道。「是的。我們今天來的都很巧。密斯馮小姐。請坐坐。」話未說完。那錢麗鶯也跟着進來。一見馮荔麗和王明春說話。她格格的就笑了。用手一指王明春。說道。「啊。我說你在這裏。一定沒有錯。昨天到家裏找你。你不在家。今天到這裏。不勞而護。捉住你咧。」王明春一聽錢麗鶯這句話。輕飄飄地說。自己的臉早紅漲了。有馮荔麗在旁。徐素秋也在外面。避嫌疑還避不來。不敢多和她攀談。祇微笑着道。「錢小姐。昨天到我家裏麼。我一點也不知道。你到我家。有甚麼事情。」錢麗鶯見他這一問。頗有不在乎的神氣。也笑道。「我找你沒有甚麼。是要玩一玩。我母親病好一點。我高興了。」她和王明春說到這裏。那馮荔麗先是聽得怔了。到此却跳着腳道。「你母親也病了麼。要緊不要緊。倘若要緊的話。我好早早再預備一份奠敬。」錢麗鶯見她說喪氣話。氣得花枝亂顫的。追着她要打。那王明春却趁此一陣亂。打算要退出去一跑。免得一會不方便。那徐素秋却走進來了。見了馮荔麗。問道。你們的消息真靈。怎麼我母親今晨過去。晚上就知道了。」馮荔麗指手畫腳的道。「你母親死了。還怕誰知道不成。我們今天到學校去。聽見你因喪母不到。就知道了。我們這是由學校來呀。」徐素秋聽她說了。始才明白。又問那錢麗鶯道。「密斯錢。你也是從學校來麼。我謝謝了。」錢麗鶯見她一問。早精神一抖。揚眉吐氣的笑道。「我此來一半是弔唁伯母。一半是來找這位來

了。」說着用手一指王明春，又笑道：「他昨天騙了我，我找他不在家，白跑一趟。今天找着了，他是不能饒了他呀。」錢麗鶯這話說得異常隨便。那王明春大窘之下，簡直弄得無地自容。徐素秋自然也特別留意，暗忖：想不到他們這樣熟。錢麗鶯既然肯到他家裏找他，他們當然常常見面了。便也笑道：「密斯錢，我們好久不見了。你似乎更漂亮了。」說完，似有意如無意的，朝王明春一看，又對錢麗鶯一笑。這話裏含着很濃厚的酸素，譏笑成分。王明春如何能不覺得，祇好紅紅臉，笑道：「我們大家坐坐。這樣站着說話，不累得慌麼？」一句話將大家提醒。王明春錢麗鶯首先坐下。那馮荔麗却不讓徐素秋坐下，自己在腰裏一陣亂掏，掏出幾個米色封套，說道：「密斯徐，這是我與密斯錢的奠儀。裏面還有一件，是陳先生陳國瑞的。將來別忘了給他道謝。人家是在路上和我們遇見的。馬上就買封套，命我們帶來了。伴宿那天，人家還來呢。」王明春方才是給錢麗鶯弄得窘迫萬分，如今徐素秋又給馮荔麗弄得萬分窘迫了。她一聽馮荔麗提起了陳國瑞，自己好像心中有病，臉上烘然一紅，笑道：「好罷，謝謝你們，多費心了。」說罷，拿着那幾份封套，悵然的出去。那馮荔麗見諸事完畢，早又坐不住了，站起來對錢麗鶯道：「我們怎麼樣，還是走了罷。真敬交了，哭也哭了。人家這裏死喪在地，我們不要多逗留了。」那錢麗鶯坐在王明春身旁，正掩着嘴唇，看着他的一張紅臉，微微含笑，還沒有回答。徐素秋又從外面走回來，聽見馮荔麗說，連忙說道：「你們誰也不許走。我已經吩咐下人預備你們的飯，吃完了再走。馮荔麗一把先拉起來，錢麗鶯來，笑道：「不成不成。今天不是吃飯的時候。我們過幾天伴宿，再來吃飯。今天先免了。」徐素秋方要再攔，那錢麗鶯給馮荔麗拉起來，她早又一把扯着王明春，笑道：「密斯或王，起來起來。我們一起去吃飯。今天我請客了。」王明春自己正想着無心巧合，碰到錢麗鶯，給她一路說笑，心裏不快活，給她又一拉，實在不耐煩了，說道：「密斯錢，對不起的很。我和密斯徐是親戚，這裏的事有許多由我料理，分

不開身。」錢麗鶯扯住王明春。眉毛又一揚。半嗔半笑的道。「怎麼樣。你不去吃飯麼。」王明春把面孔板了一板。尚未說出所以然。那馮荔麗早又搭言道。「密斯咸王。我們一半是來找你。你怎麼又不去了呢。」那徐素秋看她們不肯放鬆了王明春。自己也微笑道。「表哥。你跟她們去一趟罷。我這裏諸事妥備。也沒有甚麼可照應料理的。」那錢麗鶯聽徐素秋幫着說話。更挽着王明春的衣袖不依了。笑道。「你聽。密斯徐都說話了。你還不去麼。」王明春不聽徐素秋說。還則罷了。這一聽他說。自己越發的想去。一言不發。霍地往起一站。奪門出去。那錢麗鶯馮荔麗見他一跑。還以為出去方便。一會仍要回來。那徐素秋却很明白。隨後追出去。王明春一出去。就到門外坐上汽車。車還沒有開。徐素秋已經追出來。叫道。「表哥。你怎麼走了。」王明春也不說別的話。祇得手一揮。令汽車夫開車。一面對車下站的徐素秋道。「明天我再來。今天我走了。徐素秋的話。還沒有回出口來。那汽車鳴幾聲響。業已迅雷疾風一般。跑着去了。徐素秋怔怔的。站在門外。那馮荔麗錢麗鶯二人也恰巧出來。笑道。「密斯徐。你表哥走了麼。徐素秋看見她。自己起了一種莫名奇妙的感覺。笑道。「啊。可不是走了。他不吃飯。你們二位在我這裏吃了飯走罷。」那錢麗鶯把王明春趕走。自己也就不想多坐。伸手一拉馮荔麗道。「我們自己有飯吃。不擾你們了。再見。」說罷。和馮荔麗要走。徐素秋見馮荔麗要和錢麗鶯一起走。自己很是不願意。叫住她道。「密斯馮。你回來。我有話問你。你先讓密斯錢走。」馮荔麗是素來聽她指揮的。見她叫自己有話。也就回身來。對錢麗鶯說了對不起。任她走去。又和徐素秋進了門。來到上房。問道。「素秋。你有甚麼話問我。但請說來。」那徐素秋一進來。就不似在門外。那樣隨便說笑。莊重着神色。說道。「我們是從小的同學。今天要勸一勸你。那錢麗鶯是甚麼東西。有名的交際花。我們和她盤桓。決鬧不出好結果。你今天怎麼和她走在一起了呢。」馮荔麗見她叫進自己。却為的是錢麗鶯。一時好不心煩。就道。「素秋。你這

人永遠是這樣不明白。我由學校出來，她也正在學校，聽見你喪母，極力要來，我也無法攔阻她的人品，好壞與她到你家裏來，有甚麼關係。況且我今天是偶然的約她在一起，並不是永遠的盤桓着呀。」徐素秋見她能言善辯，坐在屋中，嚶嚶的忽然啼哭，一面說道：「完了，荔麗，我們好了一場，甚麼也不說了。那陳先生屋中避雨的事，你都告訴我表哥了，你們在中南海吃茶，拿我當了談話的材料，別以爲我不知道。」徐素秋這一哭，那馮荔麗就怔了，心想那件事，王明春必是告訴徐素秋，那麼她當然不痛快。自己那天在迎薰亭，隨便說說，不料又導出事端，想了半天，祇得笑道：「密斯徐，你哭的是甚麼，有話好說，我並沒有和你表哥說甚麼，這不是瞎造我的謠言麼？」徐素秋聽她還在不承認，自己的氣惱，更不從一處來，哭着道：「荔麗，你如不說，人家焉能知道。表哥說是你告訴的，那還有甚麼錯？我們固然是居心無愧，可是給人家一聽，就不定想到甚麼地方去了。」馮荔麗既是決定不承認，那意志就已堅決，跳着脚也哭了，說道：「素秋，你不要報怨我說的，我不能負責任，你表哥如此如彼的亂說，我馬上去質問他去，我不能任他去血口噴人。」馮荔麗說罷，回身便要出去。徐素秋這又是一個始料不及，忙拭淚追出來，說道：「馮，你到那裏去，飯快好了。」馮荔麗一頭往外走，一面也拭着眼淚道：「我找你表哥，問他爲何毀壞我的名譽，話不是我說的，爲甚麼按在我的頭上？」徐素秋追着叫道：「小馮，你不要去了，不是你說的，就算了罷。」馮荔麗那裏肯聽，跑出門外，雇上一輛洋車，送到王明春家中來。那洋車剛走進衙衙口，對面恰恰有一輛汽車，洋車夫往旁邊一躲，那汽車中人，給馮荔麗有得明白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王明春。王明春却又坐着一個錢麗驚，他兩人相偎相倚的，其狀非常親熱。馮荔麗暗說：他兩人怎麼又到了一處，用手一招，叫道：「密斯或王，站住站住。」王明春坐在汽車，也看見她了，自己正同着錢麗驚，本想一偏頭過去，給她一叫，也避不開，推一推車門，笑道：「密斯馮，你到那裏去呢？」馮荔

麗見汽車停住。自己跳下洋車。一肚皮沒好氣。說道：「我到那裏去。我就是找你來了。」王明春一聽她說。自己左右撒手。下車不好。不下車也不好。那錢麗鶯却在汽車裏招呼道：「荔麗。你找密斯忒王有甚麼事？」

今雨軒去赴茶舞會。你也去玩玩麼？」馮荔麗聽她說去跳舞。自己又一想。路上是

不好說。當

面。又不好說。這事祇可待到了來今雨軒。調出王明春再說了。於是一跳上汽車。

笑道：「你們是到來今雨軒。我就不敢去了麼。」錢麗鶯看她跳上汽車。早把她拉來。坐在一處。王明春也無可如何。紙好硬了頭皮。令汽車夫開車。那馮荔麗這一會又有心了。到了車裏。早小聲問錢麗鶯道：「密斯錢。你怎麼又和密斯忒王在一起。他是素秋的表哥。你們要講戀愛。可未免差一些。」錢麗鶯是滿不在乎的女人。聽了這句話。並不知道顧忌。早格格的笑起來。說道：「這有甚麼關係。他是徐素秋的表哥。我們兩人攀攀交情。就不可以了。那徐素秋以甚麼資格。能干涉我們的戀愛。」馮荔麗原是小聲問的。不想錢麗鶯一張口。就給嚷嚷出來。氣得她連連推着錢麗鶯道：「你嚷嚷甚麼。怕別人不知道麼。」錢麗鶯越笑得花枝亂顫。說道：「還怕人知道。怕人知道。就不講戀愛了。你馮荔麗更氣了。用小拳頭。在她身上捶了兩捶。那王明春坐在他們旁邊。嘆嗟就笑了。說道：「密斯馮。」不要替徐素秋爭論。那徐素秋在南海。也就夠瞧的了。馮荔麗找了他來。就為的這件事。正自無從提起。給她一提頭。恰好乘機而入。把捶錢麗鶯的手。縮回來。回頭對王明春道：「是呀。我來。就是問你來了。那天我在南海。同你說的話。你為何一字不遺。全告訴徐素秋了。」王明春倒不防她有這一問。立刻怔住了。過了十來秒鐘。才答道：「笑話笑話。我沒有告訴她。這是由何說起。」馮荔麗見還在不承認。自己氣又大了。在汽車裏跳着腳道：「你不要不承認。好漢子敢作敢當。因為這個。我和徐素秋。今天都犯了彆扭。她報怨我多說話。深恐你因為這個。發生誤會。不愛她了。你倒底愛她不愛呢。」馮荔麗說罷。立逼着要他答覆。那王明春祇是

可笑。方要說話。汽車鳴的一響。停在中山公園門外。錢麗鶯就拉着馮荔麗下汽車。笑道：「得了。甚麼愛不愛的。到裏面我們再談罷。」王明春也跳下汽車。笑道：「密斯馮。有甚麼話。到裏面繼續說好了。」馮荔麗逼不出他的答覆。祇得先隨他們進公園。到了來今雨軒。那舞場中。磁磚空地上。舞侶們來來往往。擁抱着跳「華而士」的。不下十來對。馮荔麗還不知甚麼叫跳舞。今天第一天光臨。開了眼界。到座上落坐。就目不暇給東瞧西望。王明春問她吃甚麼。她笑道：「甚麼全可以。」紅茶罷。王明春就向茶房要三杯紅茶。一面揀了錢麗鶯的腰肢。兩人離座起舞。舞了一場。又舞一場。馮荔麗想和他們說話。都沒有功夫了。坐了好久。最後賭氣起身。出公園。又到徐素秋家裏來了。那徐素秋正在吃飯。忙拉她一起吃。飯後徐素秋到內室才問道：「小馮。我攔你不聽。你去了怎樣。見着我表哥麼？」馮荔麗明明是并未問出所以然。到此却不肯示弱。信口開河道：「可不是見着他了。我和他大大的鬧了一場。他又是陪罪。又是陪禮。說他說錯了。」徐素秋聽她說得玄虛。自己方在沉吟不信。你馮荔麗又猛地拍她肩頭一下。笑道：「嘿。徐素秋。你活了這們大。那一男一女。樓在一起跳舞。看見過麼。今天我開了眼界了。徐素秋給她拍得吃了一驚。忙把自己胸中思潮打斷問道：「荔麗。你又大驚小怪。鬧甚麼。誰問你跳舞不跳舞。」馮荔麗站在當地。指手畫腳的說道：「素秋。我們平常在電影裏。看那外國人跳的交際舞。今天我目睹眼見。看見中國人也照樣來。在來今雨軒。真是開了眼界。而且那錢麗鶯跳得特別好。她和你表哥。樓樓抱抱。跳來跳去。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我都看見了。」徐素秋聽她說得熱鬧。最後提自己的表哥。和錢麗鶯在一起跳舞。便覺得奇怪。問道：「荔麗。你說甚麼。那錢麗鶯同誰在一起跳舞。」馮荔麗噤了一聲道：「素秋。你怎麼老不明白。錢麗鶯同你表哥跳舞。」說罷。將今天遇見他們以後。同起來今雨軒。大致又說了一說。那徐素秋早聽得明白了。當時未動聲色。微微笑道：「好謝謝你的報告。我知道了。還有甚麼事體。」

「馮荔麗見她不以為然。自己倒一笑坐下。說道：『甚麼事體。這就不算一件大事麼。那表哥是你所愛戀的。如今他和出名爛污貨錢麗鶯。一天天跳舞。你也應當管一管。』徐素秋見她說了。還要自己去管。反而格格笑起來。說道：『這是甚麼事。也要我去管。他的自由。不是表妹所能干涉。我管不了。』馮荔麗好心好意的來報告她事。見她似是而非。并未往心裏去。立刻生了氣。說道：『素秋。這真是狗咬呂洞賓。不識好人心。我來報告你。你倒不高興了。』徐素秋自從知道馮荔麗告訴表哥的隱事。她心裏對於馮荔麗。好像敬鬼神而遠之。不敢得罪了她。笑道：『我怎麼不高興。那麼再謝謝你。』馮荔麗見徐素秋不肯多言。沉沉默默的。還以為她喪母之後。當然胸懷悲鬱。自己也不願多擾。坐了一坐。也走去了。徐素秋聽得馮荔麗說。王明春和錢麗鶯。在來今雨軒跳舞。表面上若不注意。骨子裏却實在傷心已極。等馮荔麗去了。夜晚無事。跑到母親靈前痛哭。暗暗叫道：『母親母親。今生今世。女兒恐怕做不了王家的人了。那表哥越學越壞。一天天的迷戀着浪蕩女人。我若強行嫁給他。那豈是一生的幸福呢。』哭着泗涕滂沱。不可制止。張媽驚得由睡夢裏醒來。連守夜的親友。大家苦口相勸。徐素秋始止住哭。回到自己房裏。仍不住唏噓落淚。張媽是她家的老下人。深知小姐的性質。見她如此悲傷。陪她落了幾滴眼淚。就勸道：『小姐不必悲傷了。太太死了。豈能夠復活。徒自苦了自己的身體。使太太在九泉之下。五心不安。』徐素秋含着眼淚。祇有微微點頭。說道：『張媽。天已半夜了。你不必管我。你自覺睡去罷。』張媽見她如此。自己豈肯去睡。先去沏來一杯白糖水。催着她喝下。又勸道：『小姐空自傷心。豈不是太愚了。這一杯白糖水。喝下去。定安神。早早睡覺罷。』徐素秋忍着兩泡眼淚。吃了這一杯白糖水。那張媽又勸了她好多言語。也都隔靴搔癢。不着邊際。徐素秋反嫌她多舌多嘴的囉唆。祇好忍氣吞聲。一言不發。躺上床去睡了。張媽怕她凍着。又過去代她蓋上棉被。四下都掖仔細了。才坐在一旁。看守着她。不敢即去。那徐素

秋滿心的積怨。哭了這一場。彷彿覺得特別的痛快。躺下不到十分鐘。也就安然睡去。張媽聽她漸漸發出輕微的鼾聲。知她是睡熟了。始敢走開了去。徐素秋睡到次日起來。幸爾不曾感覺不快。還是照常如故。應酬弔喪的親友。那張媽也就放心了。待到伴宿那天。是一個最熱鬧的日子。伴宿的第二天。金棺就出堂了。這棚喪事。親友們出力的絕無僅有。然而湊熱鬧的。却特別的多。到場的男女真是不少。甚麼遠親近友。窮的富的。一概全出席了。徐素秋跪在靈堂。支應了一天。直到旁晚時分。送聖以後。才清閑一些。張媽給她端來兩樣素淡的菜蔬。徐素秋勉強吃了一碗飯。那王明春還沒有來。他的母親王太太。却跑了來。一下汽車。狼狽狂奔的。一路哭着進來。站在月台上。掩面大哭道：「嫂子。你怎麼死得這樣快。痛死我了。」徐素秋方在吃完飯休息。聽見這聲哭。大吃一驚。忙去靈旁一跪。偷眼看是王太太。也不免陪着哭了幾聲。那王太太乾號假喊的。哭了半天。自有張媽過去勸住。攙着她進來。徐素秋連忙起立。迎到裏面。叩了一個喪頭。王太太假模假樣。拿手帕在臉上拭了又拭。一面鄭鄭重重。掏出一只紙封。上寫「莫敬大洋一元」。交給徐素秋收下。徐素秋不免又叩首敬謝。那王太太東張西望。見那靈堂中間。停的棺木。是上等杉木十三圓。少說也要三百來元。又看院中的一切。也都數數衍衍的。看得過去。一邊納罕。一邊點頭道：「素秋倒真難爲了你。這棚喪事。大概要多少錢呢。」徐素秋給她一問。自己暗罵。你這東西真可惡。人死了。不肯出錢。事情快辦完了。又來查詢。便笑道：「多少錢尚未估計。大概要五六百塊錢罷。」王太太又拿手帕。拭拭面上啼痕。却微微笑道：「現在一切等項。甚麼不是貴的。是要五六百元。才要過得去。這還不是大辦呢。若是大辦起來。成千上萬的洋錢。也照樣水也似的花出去。」王太太點頭。啞嘴的說完。想了一想。又轉出一張極其快活的面孔。彷彿把適間的感嘆。一掃而空。笑嘻嘻的對徐素秋說道：「素秋。你這棚喪事辦完。跟着不久。我們就有一棚喜事辦。大約也不出兩個月。」說罷。嘻着一張

嘴。祇是對徐素秋笑。徐素秋聽這話。來得奇突。但自己又不好對問。祇得含混的應一聲。是那王太太看他半晌。又自己笑道。「這棚喜事。是給你表哥完婚。給他辦的。」徐素秋聽說給表哥完婚。自己更不好問了。祇得默然靜聽。王太太再笑道。「這家親事。祇待你表哥一看本人。即可停當了。那方面是張美麗小姐。她父親是大公司的經理。和我們真是門當戶對。」徐素秋聽到這句。知道表哥並未答應。大概張美麗小姐甚麼模樣。還沒有看見。因笑道。「姑母辦這事。太正當了。表哥歲數不小了。又早有了職業。應該替他辦的。」王太太聽她這一說。忽把笑容一收。目光灼灼的望着徐素秋道。「素秋。你今天告訴我一句實話。你表哥這幾天來了沒有。」徐素秋知道表哥給自己錢。是瞞背着姑母的。不能把這秘密揭穿。祇好笑道。「她今天來了。叩一個頭。回身就走了。連飯都沒有吃。」王太太點了點頭。方不言語。坐不到一刻。即出來回到自己家。問問王明春。僕人都說出去未回。王太太等到半夜。他也沒有影子。一想起由此看起來。王明春如此逍遙浪蕩。不盡是徐素秋的引逗。那徐素秋的母親。明天就要出殯。徐素秋無論如何。今晚萬不會脫了孝衣。去陪王明春。王明春這孩子。不定又跑到甚麼地方去了。王太太有此一想。索性晚上不睡了。坐着等待王明春回來。直等到天明。那王明春。於晨光熹微中。始翩然歸來。一進門就往臥室床上一倒。人事不知了。王太太知道他回來了。追到他屋裏再看。糊裏糊塗的。也無法和他說話。祇有耐下三分氣。待他下午四五點鐘。睡醒起床。叫他過來。厲聲喝道。「明春。你昨天晚上。跑到那裏去了。弄到天亮才回來。」王明春睡得糊塗。還沒有完全醒過來。給嬌母一問。倒不招人生氣。一口說出道。「我昨夜在高爾夫球場。跳了一夜的舞。喝了不少香檳。快活極了。」王太太見他不打自招。早拍地一拍桌案。罵道。「明春。你爸爸媽媽。前生裏缺了甚麼德。養你這樣不肖之子。每天不理正事。渾天黑地。胡走亂闖。勾搭野女人。」王明春給嬌母一罵。始霍然驚覺。睜開模糊的睡眼。見是王太太在自己面前。

忙又笑道：「一想是不是。我昨天打了一夜牌，還贏了一百塊錢呢。」王太太兜頭啐他一口，道：「別說了。你自己都給野女人迷得忘了東南西北，說的甚麼話。我問你，上次給你看的張美麗小姐的照片，我們已定下第二天，在開明看夜戲，你爲何不去？」王明春見王太太問的是這件事，自己就笑了，說道：「嬌母明鑒。公司事是多的，我豈能爲了婚姻，誤了正事。這幾天正在結賬，日夜工作，工夫是缺少一點。」王太太聽罷，方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說的都有道理。公司的事，我干預不着。我且問你，那張美麗小姐，你到底甚麼時候，可以與她見面？」王明春給嬌母逼問，幾致無言。期期艾艾良久，笑道：「嬌母明鑒。我若約定時間，深恐又臨時有事，不克出席，豈不又騙人家一趟？」王太太見他還是推諉，氣得倒笑了，說道：「你整日出去，也有工夫，一整天的大睡。公司事務，也不怕耽誤了也罷。今晚約上張小姐，到開明還是看戲，你務必和我去。」王太太說罷，不管王明春同意與否，即吩咐老媽，去打電話給張宅，問張美麗小姐在不在，請她說話。老媽去了回來，笑道：「張小姐在家。太太去說話。」王太太卽一拉王明春，和他到長廊下打電話。那王明春到此，倒又爲好奇心驅使，想着沒有事，何妨見識見識這位張小姐。等王太太拿過耳機，卽側耳一聽，那邊果是一個女人聲音，笑道：「你是王太太麼？有甚麼事呀？」王太太叫着張小姐，說道：「你今晚有沒有功夫，到開明再看一夜戲？」那張美麗遲疑幾秒鐘，始笑出來道：「對不起，王太太，我看戲膩了。今晚想去真光，看看聯華的中國影片，換一換口味。」王明春一聽這口氣，不禁舌頭一吐，暗說好大口氣。那王太太却不以爲忤，道笑好極了。今天就看電影，一會就派聽差去定包廂，晚上見。」那張美麗祇笑了一聲，也不多說話，就挂上耳機。王太太忙也把耳機挂上，和王明春又進上房，坐下笑道：「明春，你聽見了罷。那張美麗小姐今晚到。」先看電影，我這就派聽差去定包廂，你快去換上乾淨的西裝，同我一起去。」王明春聽着，暗想管

麼小姐，開

事，且去玩玩再看，便不多說，回臥

室耗到黑天。晚飯之後，換一身西裝，陪王太太直演前一個小時。八點鐘就出發。到真光卽令老媽打話去催請。那張美麗小姐却捱到九點鐘差一刻始姗姗而來。到樓上一見王太太，先道歉道：「對不起，家裏來了幾位同學，耽誤了一會。」說着，推着包廂短門，方要走進，一眼看見包廂內還有一個王明春，脚下便一縮。那王太太趕緊叫道：「張小姐，過來見一下。這位是我的姪少爺王明春。」王明春到此時候，也不免站起來，借王太太這句話，就笑道：「張小姐請進來坐，不要客氣。」說時，順眼把她打量一過，見她精神楚楚，穿一件單網袍，單一件白呢單外衣。果然名不虛傳，是和照片一樣的時髦。那張美麗就這一招呼，也低聲微笑，側身走進包廂。王太太是乖覺的，故意自己將身體一撤，坐到後面的座位上，笑道：「張小姐，請前邊坐。」張美麗進包廂來，也不再客氣了，說聲謝謝，一屁股就坐到前邊下首的椅子上。那包廂裏前後共有四隻椅子，可以坐四個人。張美麗坐的是王太太原位，前邊還有一隻椅子上，放着王明春的呢帽。王太太有心使他兩個接近，又故意把呢帽拿起，放在後邊椅子上，笑道：「明春，你過去坐罷。我在後邊好了。」王明春當着張美麗的面，不好不過去，坐下之時，恰好那張美麗小姐回過頭來，對王太太盈盈笑道：「王太太，今天的影片可真不壞，太好了。」王太太約了張小姐，不過爲的王明春，究竟今天甚麼電影，簡直看也未看。連說明書都沒有拿。見張美麗說來，祇好給她個含糊其詞，笑道：「可不是不壞。中國影片現在真進步了。」王太太說得張美麗也吱溜一笑。那王明春却還在呆着無話。王太太有主意，拿出自己的煙盒，抽出兩支茄立克香煙，一拍王明春的肩背，遞了過去。王明春頭一回，王太太的嘴，又向張美麗小姐一努。王明春明白了，還是要自己遞過去，便欠身接去，遞與張美麗一支，笑道：「張小姐，請吸支香煙。」張美麗和王太太說完兩句話，自己也似乎呆呆若有所思。見王明春讓自己吸煙，慌忙起身一接，那手不期而然的就

和王明春的手碰了一下。笑道：「王少爺謝謝你。」說罷頭彷彿一低，也感覺到有些羞澀。王明春見此情況，一顆心盪悠悠的，也又動了幾動。王太太在他們後面，大致看得清楚，也笑微微的，認為這是春雲漸展了。因又一拍王明春，遞過一只自來火。王明春剛一接到手裏，那電影機器房鈴聲一振，全場霍然黑暗。台上雙幕乍啓，映出幾片廣告。一縷音樂歌聲，吱吱嚶嚶的送了出來。電影將要開映了。王明春見張美麗拿着香煙未吸，自己趁這黑暗，嘆地一按自來火，霍地亮了。遞過笑道：「張小姐請吸一吸，不要客氣。」那張美麗小姐的如花粉靨，映着這一縷光，微微笑一笑，把頭一探，吸着了香煙。又說聲謝謝。王明春自己也點着香煙，交回自來火與王太太。那張美麗吸着這支香煙，不去看銀幕上的廣告，却回身過來笑道：「王少爺這部影片，又是悲情的，你聽這名字，是心痛兩個字，就可以知道了。」王明春一聽這話，始知今天開映的是心痛。因笑一笑道：「果然中國影片我好久未看，聽說現在也進步了。」張美麗身軀偏坐着坐，還嫌不大便當，又把脚下一移動，她的一雙高跟皮鞋，和王明春的脚步微一碰，又縮回去了。笑道：「王少爺中國影片的題材，差不多皆屬於悲情。當時看得往往令人流淚，事後一想，又好生不值得。實在可笑。」王明春自然也奉承着她的意旨，說了幾句道：「你的意見很對，影片給人的印象，祇有悲情，來得深刻。」張美麗見他和自己表同情，心上自然歡喜，轉眼電影開映，他們才住口不談。電影完畢散場。王太太還約張美麗小姐到家裏打牌。張美麗也都慨然應允。同他們一起回來。王太太硬拉着王明春，不讓他去睡，令他再約來一位太太一同打牌。王明春暗笑王太太這也不怕自己耽誤公司的事了。因也慨然答應。陪張美麗小姐打了十來圈牌。天光大亮，張美麗告辭歸去。王明春精神懶懶的，要去睡大覺。王太太却拉着他不放，問道：「明春，你究竟以為這位張小姐如何？她中你的意麼？」王明春倦於答覆，打了一個呵欠，笑道：「我睡覺了。」醒了再說。一甩脫手，回到臥室內去。王太太未免

掃興。但她尚不灰心。到第二天下午。王明春四五點鐘睡起。王太太也起來了。見着王明春。且不提前案。笑道。「明春。不要出去。我再替你叫了張小姐來。」王明春見嬌母興致不減於昨日。自己倒笑道。「今天怎麼樣。又要去看電影麼。」王太太笑道。「明春。我知道你這兩天。迷戀着跳舞。今天就約了張小姐去跳舞。你試試張小姐跳的如何。」說時。一面吩咐老媽去叫電話。請張小姐快來。王明春聽嬌母說了。請了張美麗小姐跳舞。心裏倒很好笑。說道。「小姐原來也會跳舞。祇恐人家不能來。誰能沒有一點私事。」王太太大大不以爲然。笑道。「你又糊塗了。看她昨天意思。很是不壞。今天不會不來。」語言未了。那老媽已轉回來。說道。「張小姐起來不久。請太太去說話。」王太太忙着就去了。王明春見嬌母如此熱心。自己怎樣。也不好走開。祇得靜坐。以觀其變。那王太太去了片時。又笑了一臉。跑着回來。說道。「明春。你快快去穿漂亮的西裝。張小姐馬上就來。」王明春見她居然辦到。自己也祇好回到臥室。從新修理一回。又出來和王太太坐候。果然不久時光。那張美麗由一個老媽領帶。洋洋的走進來。她穿的衣服。比昨天又自不同。一件灰呢夾外衣。裏面一件長長的紅綢旗袍。兩隻高跟皮鞋。走一步腳一動。嘩唧唧一陣微響。彷彿哈巴狗似的。身上帶着小鈴鐺。王明春聽着這種聲音。很是稀奇。又不好去問。祇和王太太迎她坐下。張美麗小姐却不去坐。祇微笑着道。「王太太。我們出去吃飯罷。我剛剛起來。就跑到這裏。甚麼也沒有吃。」王太太但得她說出話來。無不依從。忙叫車夫開出汽車。和王明春穿起外衣。笑道。「我和明春。都陪張小姐去吃飯。張小姐贏了錢。今天應當請客。」張美麗也不由一笑。同他們出來。那汽車正面。王太太張美麗坐了。王明春不好同他們去擠。祇可坐在反面倒坐。却和他們面面相覷。反而好說話。他們一坐好。汽車夫問到那裏。王太太笑道。「客隨主便。今天張小姐說話。我們是聽招呼的。」張美麗笑說一句。東安市場。汽車夫開動機關。一口氣跑下來。到東安市場停住。他們都下來。張美麗領